



苏联秘密警察

群众出版社

苏联秘密警察

杜 渐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苏 联 秘 密 警 察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18千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册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苏联秘密警察》一书，作者杜渐，是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该书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特务机关“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称）的历史发展、组织机构、特务训练以及部分间谍活动案例等，对我们了解“克格勃”的组织状况的罪恶活动，有一定参考价值。

为了揭露苏联利用“克格勃”对内镇压人民群众，对外搞渗透颠覆、侵略扩张的反动本质，认清“克格勃”的凶恶面目，提高对“克格勃”的斗争艺术，我社将《苏联秘密警察》翻印出版，以供有关人员阅读参考。

目 录

第一章 苏联秘密警察历史

- | | | |
|-----|---------------------|----|
| 第一节 | “契卡”——苏维埃出鞘的宝剑····· | 1 |
| 第二节 | 托洛茨基派打进“内务部”····· | 11 |
| 第三节 | 三十年代大清洗的真相····· | 19 |
| 第四节 | 从高加索崛起的贝利亚····· | 23 |
| 第五节 | 贝利亚被处决之谜····· | 30 |
| 第六节 | 赫鲁晓夫建立KGB····· | 38 |
| 第七节 | 赫鲁晓夫清洗军队····· | 44 |
| 第八节 | 谢列平主掌秘密警察····· | 49 |
| 第九节 | 赫鲁晓夫是怎样被赶下台的····· | 58 |
| 第十节 | 勃列日涅夫的特务统治····· | 65 |

第二章 苏联特务组织结构

- | | | |
|-----|-----------------|-----|
| 第一节 | 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 | 77 |
| 第二节 | 文质彬彬的特务头子····· | 87 |
| 第三节 | 捷尔任斯基广场二号····· | 92 |
| 第四节 | 对外谍报的神经中枢····· | 98 |
| 第五节 | 法西斯统治的特务网····· | 109 |
| 第六节 | 大力宣传提倡特务崇拜····· | 116 |
| 第七节 | 电子情报系统档案中心····· | 126 |
| 第八节 | 无奇不有的特务武器····· | 133 |

第九节	苏联知识分子两极分化·····	146
第十节	恐怖的“精神病院”和劳改营·····	153
第三章 加茨拿特务城揭秘		
第一节	调查过滤物色对象·····	163
第二节	培训学校刻板的生活日程·····	169
第三节	初步进行的特务训练·····	175
第四节	试用期的常规任务·····	181
第五节	考验忠诚的“假逮捕”·····	186
第六节	神秘的“英国城市”加茨拿·····	192
第七节	学习运用外国语言思维·····	198
第八节	如何做一个真的外国人·····	203
第九节	加强谍报技能的训练·····	208
第十节	苏联的特务城及特务学校·····	214
第四章 谍影幢幢遍布全球		
第一节	反共老手阴沟栽筋斗·····	223
第二节	“千面间谍”阿贝尔上校·····	232
第三节	“花花公子”大闹英格兰·····	238
第四节	双重间谍斯狄尔巴·····	249
第五节	无孔不入的工业间谍·····	257
第六节	“女沙皇”和她的爪牙·····	267
第七节	他们要盗窃蜃楼式飞机的秘密·····	278
第八节	披着外交官外衣的特务·····	291
第九节	瑞典双头鹰温纳斯特洛姆·····	312
第十节	U 2 飞机是怎样被击落的?·····	327
第十一节	冷血杀手史塔辛斯基·····	339
第十二节	KGB 军官平可夫斯基“叛国”案·····	362

第五章 苏联间谍战的世界战略

第一节	指向西方的矛头·····	378
第二节	伸向亚洲的魔爪·····	395
第三节	中东、非洲的谍影·····	428
第四节	颠覆拉美的阴谋·····	444
第五节	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459

第一章

苏联秘密警察历史

第一节

“契卡”——苏维埃出鞘的宝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战火中，产生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于是年十一月七日在列宁格勒（当时称为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但是，刚诞生的政权正处在危急中，被推翻了的沙皇政权的官吏、将军、资本家、地主、黑色百人团的士官生，同所有的敌对政党，包括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联成一气，结成联盟，与英、法等国的间谍特务互相呼应，一方面开始以公开的武装暴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采取各种各样隐蔽的阴谋破坏活动，极力破坏俄国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实行怠工、投机倒把，破坏交通运输，使城市粮食和燃料短缺。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认为当务之急，是保卫苏维埃政权，制止一切颠覆活动。

十二月十九日列宁写了一封信给费里克斯·爱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作了有关肃清反革命的重要指示，强调“必须以非常的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及怠工者斗争”。次

日，苏联颁布了关于建立“全俄非常委员会”以与反苏维埃分子、投机分子及怠工者作斗争的法令，并由捷尔任斯基担任了这个“全俄非常委员会”的第一任领导人。

“全俄非常委员会”全称应为“肃清反革命与投机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对于这组织的建立，斯大林曾有这样的说明：

“这一机关，是紧接着十月革命，在各式各样的由俄国和外国资本家资助建立的阴谋的、恐怖的和间谍的组织暴露出来之后建立的。”在当时这个机关建立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从下述例子可见一斑。

1918年一月十四日，即“契卡”建立之后的第二十五日，列宁在米哈依洛夫斯基骑术训练学校，向一支正要开赴前线的队伍作演说后，在回去的路上，汽车被一群恐怖分子袭击，他们开枪向列宁射击，幸好坐在列宁身旁的泼拉丁一下推开了列宁的头，子弹擦过泼拉丁的手，列宁则避过了枪弹。

当时列宁的妹妹玛莉亚·伊·乌里扬诺娃也在车上，她后来曾记下了这段事实的经过：

“枪响后，司机立刻加足马力开走，车子转了弯，列宁站起来，打开车门，问道：‘你们都没事吧？他们真的是向我们开枪吗？’司机回答道：‘他们确实是开枪射击了我们，那时我以为你们都完了呢，你们真危险呀，假如他们打中了一个轮胎，我们可逃不了。再说，在雾里是不能开快车的，刚才真是冒了个大险呢！’

“在彼得格勒的大雾里，四周都是白茫茫一片。到了斯莫尔尼宫，我们检查车子，发现车顶上有许多地方被子弹打

坏了，有几颗子弹恰好穿过玻璃窗。我们还发现泼拉丁的手在流血，他在把列宁的头推向一旁时，子弹擦过他的手，伤了手指。”

这是“契卡”建立后首次发生的敌对分子惊人的政治暗杀，其目标就是苏维埃领袖。七个半月之后，恐怖分子的另一次惊人行动，使列宁受到严重的枪伤。

英国特务西德尼·赖利同托洛茨基串通，收买女凶手社会革命党人多娜·卡普兰行刺列宁。是年八月三十日，列宁到米切尔森工厂去向工人演讲，当天社会革命党分子在彼得格勒暗杀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乌里茨基，“契卡”接到消息，要想劝止列宁去工厂演说时，已经迟了一步，列宁已经在工厂里向工人在作演讲了。卡普兰混在群众当中，想趁列宁演讲后走出工厂时暗杀他。她手枪里的子弹，刻有纹路，里面填满了一种剧烈的毒药。

当列宁从工厂走出来时，一个假扮成水兵的恐怖分子伸开臂膀，把群众拦住，当工人把他推开，他又在门口故意跌了一跤，阻拦住向门外走的工人，让列宁一个人走进空场。当时有几个女工跑过来跟列宁谈论一些有关粮食供应的问题，列宁一只脚踏在汽车沙板上，答复着她们的的问题。

卡普兰瞄准了这机会，冲上前去向列宁直射了好几枪，列宁重伤倒地。这时另一个人，把手伸进口袋，也想走近车子，司机立即大喝：“不准走过来，否则我开枪啦！”把那人吓跑了。

工人冲出来，捉住了卡普兰。当列宁被扶上车时，面色十分苍白，袖子上全是血渍，左右的人想找医生给他急救，但列宁却说：“立即把我送回克里姆林宫，不要在别处停

留。”

当晚，医生被请来抢救列宁，卡普兰有两颗毒子弹射进列宁的身体，血流了很多。血液可能有中毒的危险，伤势前途，最初医生也没有把握。后来经过精心治疗，列宁枪伤虽然痊愈，却已大大地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和活动能力。

在“契卡”成立后，苏维埃政治领袖两次遭受暗算，很能够说明反革命分子企图趁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专政机关尚在草创之际，来个兜心一炮，把它毁灭。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两次政治暗杀事件却使俄国广大人民理解到“契卡”工作的重要性，纷纷要求惩办反革命分子，支持“契卡”。像文学家高尔基，起初对于“契卡”的工作也是很理解的，但自列宁受到枪伤后，他也在列宁面前，承认先前提的反对意见是不对的了。

捷尔任斯基是列宁亲密的战友，从1895年他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后，一直是个忠实的布尔什维克。1917年起，他就是布党的中央委员，列宁对他的评价很高，十分信任，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就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责任交给他。

捷尔任斯基的革命经历中，曾多次被沙皇政府关禁、流放，他对敌对派的特务活动十分熟悉，因此他组织非常委员会后，进行了积极而周密的反特、反间谍工作，破获了很多敌人的阴谋。列宁受枪伤后，凶手卡普兰在捷尔任斯基还未对她进行审问时，克里姆林宫的司令员竟把她枪毙灭口。捷尔任斯基感到奇怪，紧追下去，就将暗藏的一批特务挖了出来，包括那位擅自枪毙卡普兰的司令员在内。

捷尔任斯基的品德是崇高的，他有极分明的爱憎，有极丰富的经验，有极冷静的头脑，同时又是一个极能克制自己

的人。

“契卡”的权力很大，但捷尔任斯基自始至终都把“契卡”置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他对工作和纪律，都要求极其严格。

有一次，非常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拘留了一个来探访她被捕兄弟的妇女，捷尔任斯基知道后，将这负责人严厉地申斥了一番，讲明个人犯罪，罪不及家人，不可随便将犯罪者的家属扣上反革命帽子。这个妇女立即被释放了，捷尔任斯基还用他的汽车送她回家去。

又有一次，一个“契卡”的审讯员在审讯被捕的匪徒时，失去了耐性，动粗揍了那匪徒一顿。捷尔任斯基知道后，把那审讯员扣起来，并教育所有“契卡”工作人员，在敌人解除武装后，不能施刑迫供，用施刑迫出来的口供是不足为信的，同时不应虐待俘虏。他在“契卡”全体人员大会上，亲自发言，坚持要给这个打犯人的审讯员以严厉的处分。

还有一次，1921年莫斯科粮食紧张，有一车刚出炉的面包，由士兵押送运到非常委员会去，有一个士兵实在太饿了，他拿了一个面包，公开吃起来。一个高级官员看到这士兵偷吃面包，立即拔出手枪，将这士兵一枪打死。死者同队的士兵十分激动，他们知道这士兵罪不致死，就跟那官员理论起来。刚好这时捷尔任斯基经过，就走前去问是怎么回事，士兵们就向他投诉。捷尔任斯基听完后，问那高级官员：“事实是这样吗？”

那官员说：“一点也不错。”

捷尔任斯基的眉头皱起来，一双像鹰一样的眼睛盯住那

官员，说：“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动？这士兵是一个阶级兄弟，是一个同志啊，可你作为一个高级官员有什么权利这样放纵自己？你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官员，你干的是反革命的勾当。”

那官员手里还拿着手枪，冷笑道：“捷尔任斯基，我用不着你管我。”

捷尔任斯基厉声说：“把手枪给我！”

那官员向后退着，举起枪瞄准捷尔任斯基，士兵们都紧张起来，担心捷尔任斯基会被打死。但捷尔任斯基骂了一声：“胆小鬼！”向他迎上去，那军官害怕了，慌张地向他开了一枪，没有打中捷尔任斯基，但捷尔任斯基早已跳上前去，将手枪夺下，一枪将他击毙。士兵们围住捷尔任斯基，他微笑着说了一句：“将那士兵盛殓安葬，将这官员的尸体扔进乱葬岗去！”说完又静静地向前走去。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结果后来还查出，那高级官员原来是一个混进党内的敌人，是一个“左翼”社会革命党徒。

捷尔任斯基认为他的工作是获得全俄国人支持的。在一次戏剧性地揭发一件军事阴谋的案件中，捷尔任斯基对被捕者说的一段话，最足以说明他的这个看法。

这是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一次最大的军事阴谋，有一天，一个青年的红军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走过，从她身上掉落了一卷纸卷。红军拾起一看，全是图纸，这引起了他的警觉，认识到里面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将这女人扣留押送到非常委员会去，结果因而破获了这宗军事叛乱的阴谋，逮捕了一批外国间谍。其中一个法国间谍在受审时这样地说：“你们抓到我，仅仅是出于偶然罢了。”

捷尔任斯基回答道：“这你就错了，如果群众不支持我们，如果每一个工人、每一个红军战士没有自觉到应揭发阴谋，把这只当成是非常委员会的事，而不当成是全国全民的事，那么你的女儿掉了纸卷这事，就不会引至阴谋的破获。是的，你女儿是偶然掉了纸卷，但红军战士并非偶然地拾到它，也并非偶然地逮捕了她。告诉你吧，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的警惕性，不是偶然的，非常委员会的力量正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对付恐怖分子的手段是异常严厉的，这就是所谓以“赤色恐怖”来回答“白色恐怖”。在列宁遇刺后这段期间，捷尔任斯基枪毙了七千个人，其中包括敌对政党的党员和武装叛乱的军官。这件事在西方社会中固然啧有烦言，即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的人也不少，认为做得过分了。但捷尔任斯基却并不这样想。1918年六月八日，他在高尔基主办的报刊《新生活》上，发表文章说：

“我们代表着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恐怖，恐怖在革命时期是绝对必要的，‘契卡’被迫起来捍卫革命，镇压阶级敌人，也许有时宝剑偶然也会落在无辜者的头上，这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支持捷尔任斯基的行动。他对于那些攻击“契卡”和捷尔任斯基的人，曾公开批驳：

“那些人对‘契卡’的缺点嗥叫不休真使我惊奇，他们是根本不可能全面看问题。我们是有些人被‘契卡’由于特殊的错误逮捕了的，他们就抓住这问题大哭大闹……我已考虑过‘契卡’的活动，并将它与这些攻击加以比较，我认为这些话是鼠目寸光，毫无价值的废话！当指责说我们残酷无情时，我们认为这些人已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了……我们要记住最重要的是‘契卡’直接执行无产阶级专

政，从这着眼点看，他们担任的角色是无价的、珍贵的。”

（《列宁全集》俄文版二十三卷二七三一—四页）

平心而论，在那赤色恐怖的日子里，有没有杀错、捉错好人呢？肯定是有的，这一点就连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也没有否认。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捷尔任斯基的恐怖手段，却也不是没有值得原谅的地方。苏维埃到底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它公然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它的出现引起国内国外敌人大震动，大愤恨，要把它扼杀于摇篮之中，疯狂到了极点，是很自然的事；同样地布尔什维克不惜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苏维埃，做得过分一点，也是很难免的事。单单责备捷尔任斯基“残酷无情”，不是完全恰当的。在俄国革命初期，局势是严重的，情况是复杂的。布尔什维克所对付的不但有来自外部的国内外敌人，还有党内敌人，陷于所谓在两条战线作战的艰苦环境之中，在处理问题上无法避免会有过火，这是客观事实。例如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活动，也是使“契卡”头疼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内部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时常以极左的口号来针对列宁。而捷尔任斯基是最早对托洛茨基发生怀疑的苏联领导者之一，他很早就发现托洛茨基的野心。托洛茨基正利用他所掌握的红军参谋部的部分职权，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也知道捷尔任斯基掌握非常委员会的力量，因此他认为必须有一个自己掌握的情报机关，以对抗捷尔任斯基的“契卡”。

于是，托洛茨基在他掌管的红军总参谋部，设立起一个情报局，最初叫第一部，后来改为第四部——GRU，全名应为“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一般叫它作“军事情报局”

或“红军情报局”。

这个情报局开始成立时，表面上只局限于进行军事情报的收集，但实际上从一开始起，就着手秘密策划建立一整套间谍特务系统。

捷尔任斯基察觉到托洛茨基设立这个红军的情报局，是另立机关以对抗非常委员会，引起他怀疑，便对托洛茨基进行调查。

非常委员会用不了多久时间，就发现了托洛茨基跟英国间谍头子布鲁斯·洛克哈特的关系，捷尔任斯基开始怀疑托洛茨基是一个跟外国勾结的政治冒险家。

跟着，捷尔任斯基又获得“契卡”人员的报告，知道托洛茨基同英国军事情报局的成员乔治·希尔队长，建立了秘密的联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尔曾多次到俄国进行秘密的间谍活动，托洛茨基早在十月革命前就结识这个英国情报人员，在洛克哈特的建议下，托洛茨基邀请希尔担任红军的空战军事顾问。

捷尔任斯基用不了很长时间就弄清了希尔的底子，并发现希尔不只是个军事顾问，而且是协助托洛茨基建立红军情报局特务组织的顾问。希尔还给托洛茨基组织了一些所谓“敌后游击队”，收买一些白俄军官参加，对德国进攻。这是违反列宁的政策。

捷尔任斯基便下令逮捕这个打进红军当顾问的外国特务，但托洛茨基的情报人员知道了这一命令，通知了希尔，让他逃走掉。

捷尔任斯基决心不让托洛茨基另立势力，红军情报局必须加以控制，他便立即将这种情况向列宁报告，要求中央委

员会同意把 GRU 置于非常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这个意见得到批准，于是红军情报局被“契卡”统一过去了。捷尔任斯基挑选了一批“契卡”人员，派进红军情报局中工作，逐步将红军情报局的人员加以调换，使契卡“深入”到红军情报局的各级单位，从内到外控制了GRU。直至今日，红军情报局始终都被控制在KGB的管理之下。

捷尔任斯基一直掌握着全俄非常委员会，在他领导时期，是国内战争和复兴经济时期。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总揽了军政大权。全俄非常委员会在1922年二月六日改名为 GPU（中文译为“格别乌”），即“国家政治管理局”，1923年十一月十五日又改为 OGPU，即“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虽然名称由于国家从国内战争进入新经济政策复兴经济阶段，而有所改变，但“契卡”的性质及其机构都没有重大变化，它们仍然执行着维护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因为斯大林执行的基本上还是列宁路线。

1926年七月二十日，捷尔任斯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会上，作了最后一次发言，当晚他就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了。

还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初期，全俄非常委员会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保卫着革命的果实，镇压了一系列巨大的阴谋和叛乱，正如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指出的，“契卡”已成了“资产阶级的恐惧，革命的不疲倦的警卫者，无产阶级的出鞘的宝剑”。

人民的警惕性——保护苏维埃政权的千百万双眼睛，千百万对耳朵——这就是“契卡”力量的源泉。